

张耀新视觉 2

张耀

著·
摄影

东京 288 小时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别以为下雨，或者深秋气温还宜人，就忘记东京是一个疯狂的都会。上海也是。

烈性酒，很多钢铁和电子的震荡，泡沫灿烂，数位起飞的惊心动魄，不管任何一个细微的，灰尘一样的人。

在外滩，或者涩谷、新宿，跳出跑道，扑天盖地的霓虹灯，染黄的头发。

冷金属的109塔楼和超大屏幕的日夜疯狂。
Do Co Mo，二三百万个手机在响。

手里小巧玲珑的屏显吐出下一个留言，short message，永远翻转，亢奋的粉红，血青，紫蓝，neon翠绿。

塑料壳是银色的，轻薄如翼，好像十七岁皮肤的一部分。

空气里，高血压的微红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新宿的海，大雨，Hyatt和鱼
1 6
- 第二章 十七岁的涩谷，天狗
4 5
- 第三章 早上起来，CNN在说
7 4
- 第四章 夜的狐步，歌舞伎町的D小姐
1 0 9
- 第五章 南口，南口，三十九岁
1 2 8
- 第六章 眼在三千年前
1 5 7

東海銀行





引子

大东京，一个没完没了的圆。

没有地平线，也没有中心点。

这个圆不是出名的“山手线”那个环，而是无数广大的圈重叠、交切，互相干扰，仿佛有人往水里面投下一块石头，没等涟漪散尽，又被别的石块打断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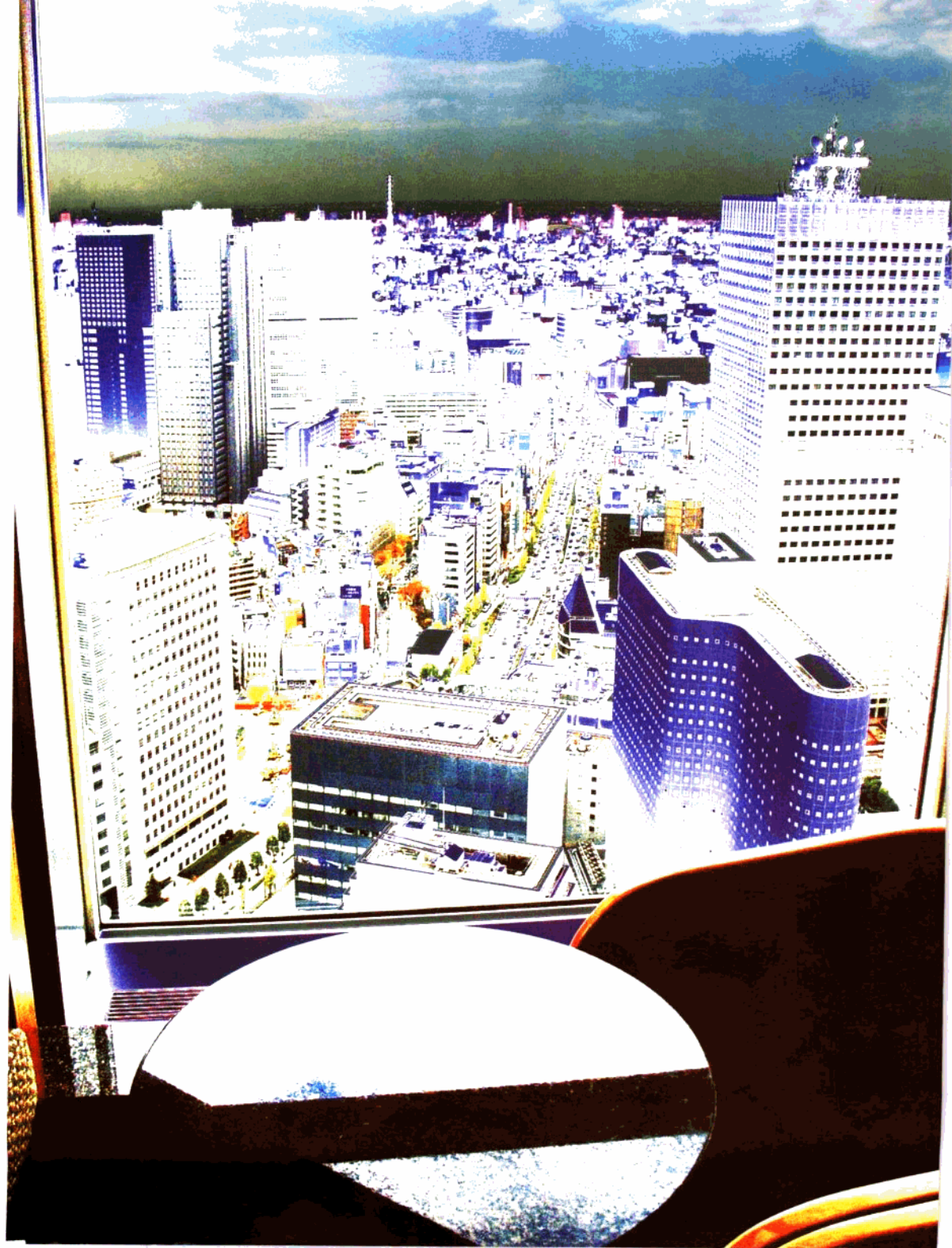
一只灰色的手横过空中，忽然抖开这巨大，而没尽头的地毯，带着数不清的小屋顶，向天的另一头滚去，后面就冒出一条条街、许多车站和高架铁轨，还有在屋顶沙漠上孤零零翘起的东一片、西一片摩登大厦，像灌木群里突然长出的大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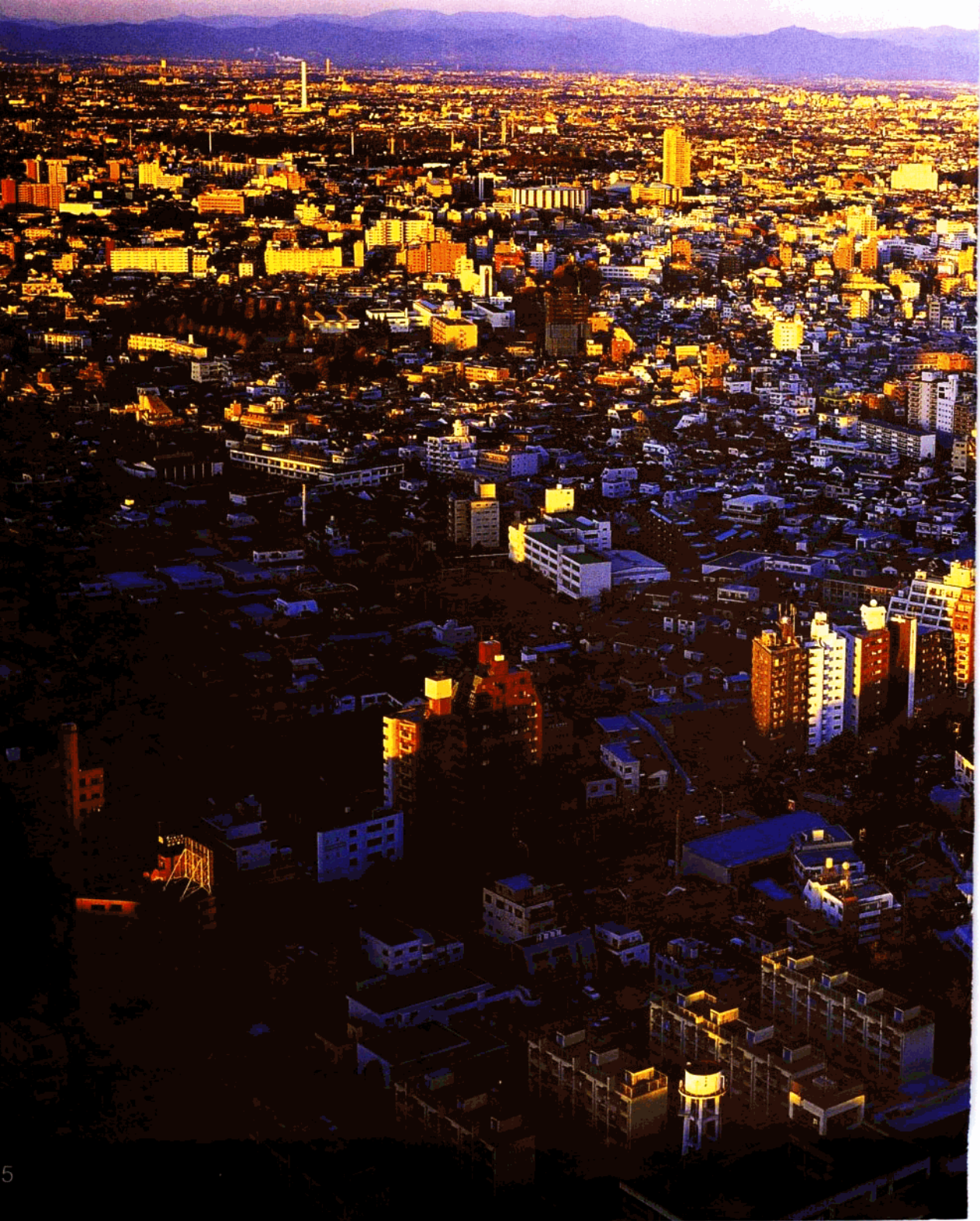
过去的东京，直到明治年代，算德川家的地盘，别人是不能来随便丢石头的。那以后，就波澜不停，一浪浪射开去，大出来几十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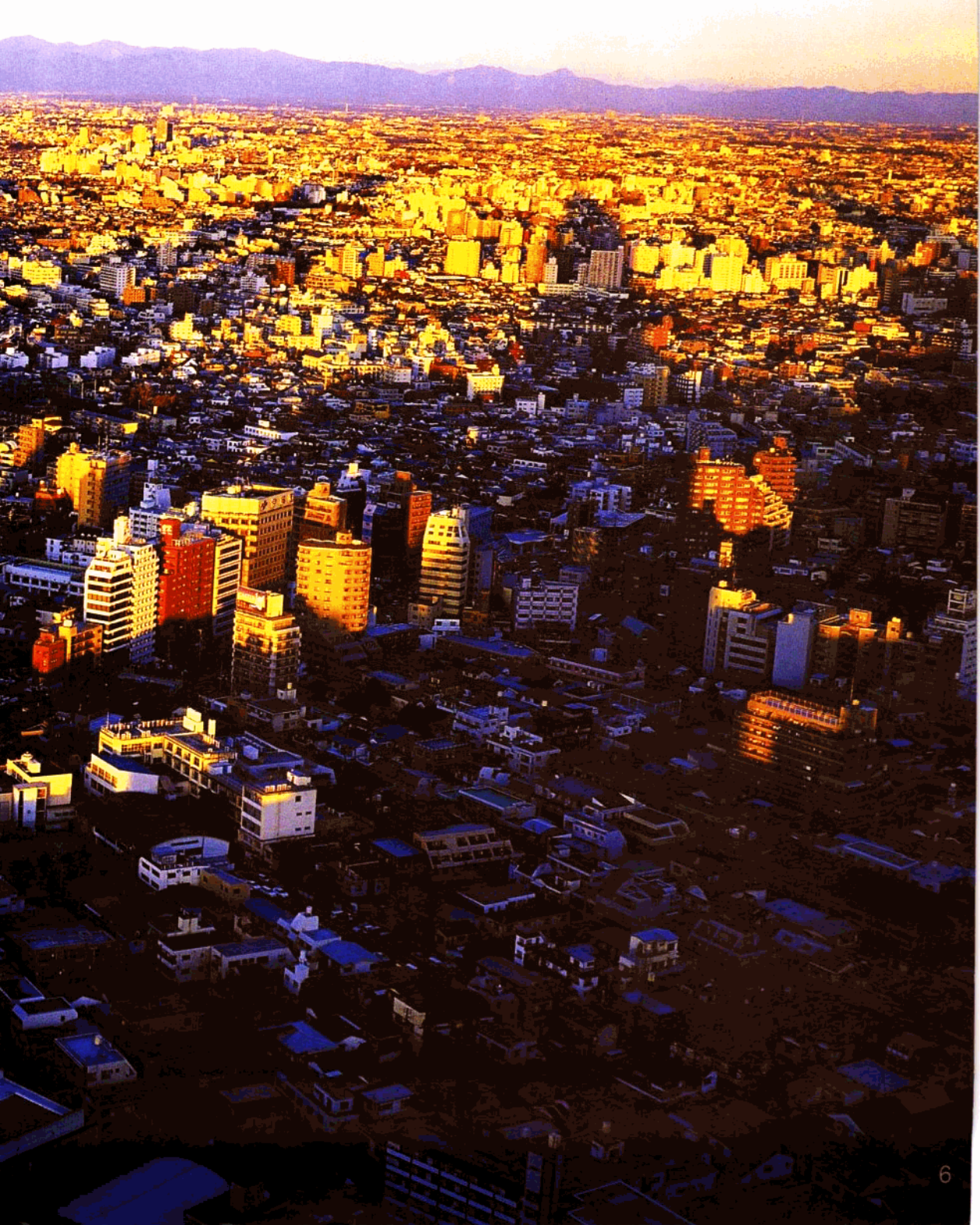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是驿站的新宿，变成了副都心。

过去的小地方，许多次伸长、变宽，但并不乱，日本人会让一团乱麻看上去也很整齐、优美。不过，这种整齐在大东京只能照顾到自家门口，上了街，几条小道一打断，空间就模糊了。都市的玻璃大楼和很乡下味的老角落纠缠不清，火车站对着木头老庙，小店跟着凌空而过的快车道，铺开去，像吃掉半个富士山，还继续往前走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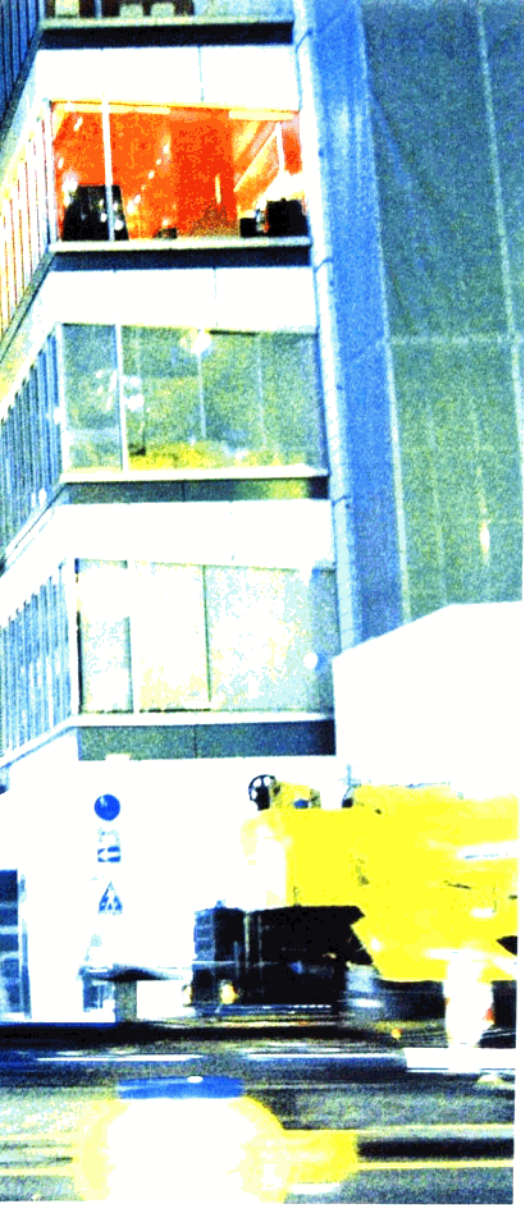


比房子更大的，只有广告招牌，霓虹墙上的脸。去近郊的快车，在闪烁的粉色光、白光和没颜色的水泥房子之间穿过，把上千万人，早上送来，晚上送走。

也怪，此城里一连串诗意的优美地名：涩谷、品川、滨松、西日暮里、秋叶原、霞关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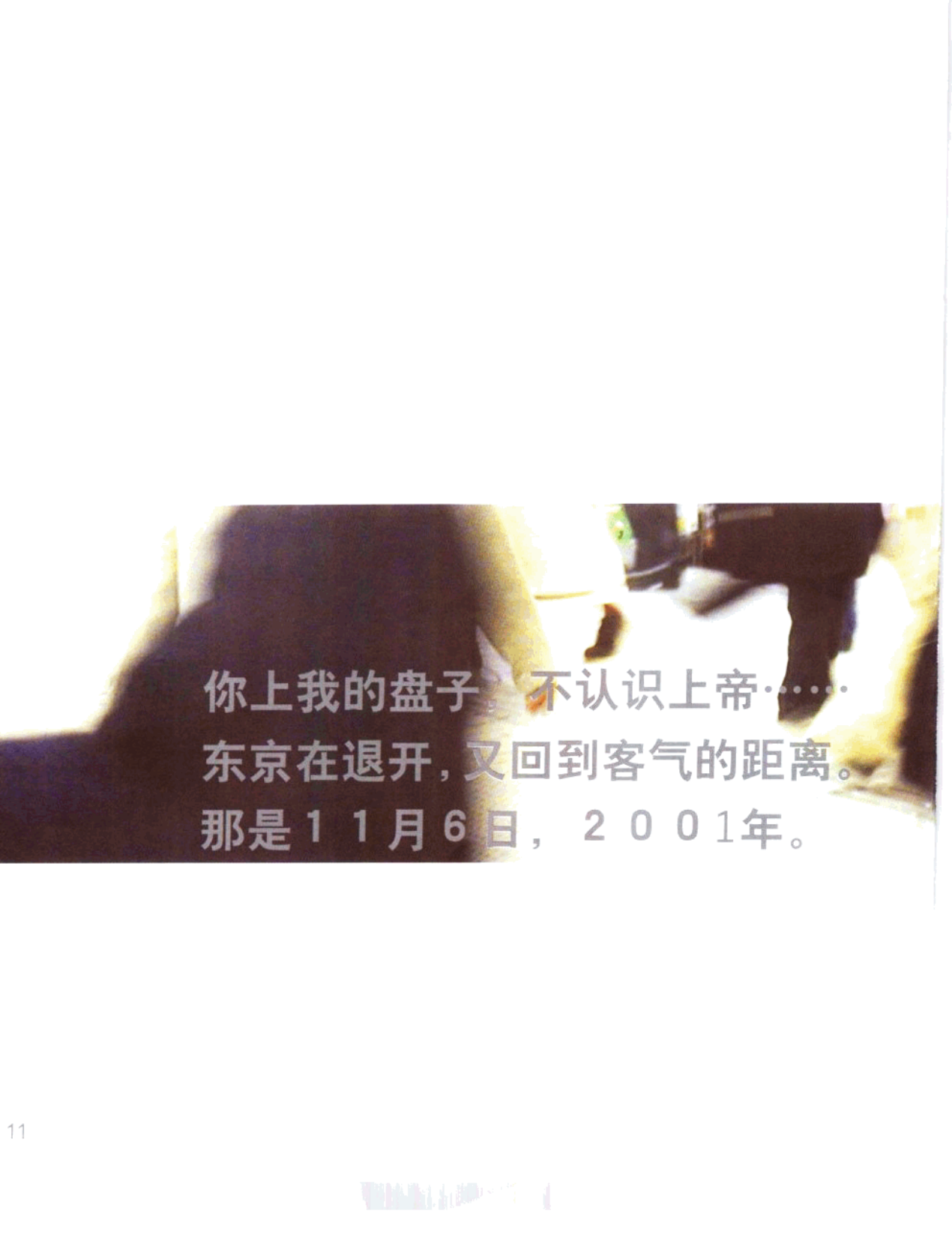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但大街彼此很像，一字排开的街面建筑，全是十来层高的，正好大到让对面的房子没有太阳。马路上的人抬头还看得到屋顶，看得到一点点天空。还不像纽约或香港的摩天大楼那么高不可仰、大山压顶，让走路的人喘不过气来。

不过，西新宿前几年的

高楼也险峻，高耸入天，经济刹车，还好条了个。楼起，耸入天际，经济刹车，还好条了个。楼起，耸入天际，经济刹车，还好条了个。



你上我的盘子。不认识上帝……
东京在退开，又回到客气的距离。
那是11月6日，2001年。

东京的高度被打断了。

《读卖新闻》的方大楼、Softbank、高架路下面很深的小河，还有鸭子，东京股市晃过去了，看见印刷机的大楼，路旁的闪光屏上写着昨天刚出两起车祸……车子不知不觉爬上了三层楼高的快速道。

在高架公路的最下面，还有一条河，连贯着别的河，虽然被公路的大柱子插得东零西落，很破碎，水还是水，巨大的公路底下几乎没光线，水面都是楼里的日光灯颜色，但非常干净，还在流动，上面游过一些白色的鸭子。你闻不见一点味道，车子是空调的，好似透明的盒子，很安稳的八十码时速，非常圆润、光洁面地拐弯、分流，滑进都市中心。

你就算打开天窗，打开门，还是什么也感觉不到。你四处看见数字、逻辑，看见几何图形、有距离的微笑、公式一样的鞠躬、雪白的手套，看见每个路标重复三次，在空中、地上、左右两边。

你没法犯错误，也不能犯错误。

开了CD，我那位很疯的朋友，摄影师、诗人、歌手样样通吃的安德雷亚斯在唱一个对这般洁净的马路、不露山水的东京显得很混蛋的歌：747飞机张开大腿，飞过谷地，在空中没有边界的两个人，黏在一起。你张开大腿，上我的盘子，非常理性，非常知识分子。还有眼镜……

我有点想笑，看看外面，感觉那无表情的城市上空浮出一副眼镜，有点凶地看过来。

那眼镜很深，如同一架高深莫测的显微镜，车窗发亮起来，我感觉每一个毛孔都在光里。



道玄阪下，一个地势微斜的天橱窗，里面没有店。

大马路上，穿高跟拖鞋的美少女在刚暗下来的天色里就喝醉了，成群地笑着，跑着，金属鞋跟在街上敲得很响。有人开跑车过来，很疯地追在她们后面，她们不睬，一路自己笑下去。

在此地，少女是天，要风得风。到年轻的女职员，你just在半空了，还想玩，想结群去巴黎，想买Prada就赶快。等到结婚，在某个五星级酒店的顶楼、地下办完盛大筵席，借债买了房子，就降到地上了。接着有了两个孩子，老公升到主管，天天喝夜酒到半夜回家，便被打进半个地狱了。只好天天忙插花、茶道，开BMW也没光彩了。



男人呢，先考上“帝国”、“早稻田”，然后进三井、三菱……做到部长。有点出息的office男人，晚上泡在大小酒吧里，有时带同事客户，有时光自己一个人，谈公事或者谈心事，都由公司付账，也算一种上班。他们跟酒吧女人有很特殊的依赖关系，可以什么都讲，可能什么都不发生。每天见面，一起唱歌、依偎絮语，到半夜还是回到城郊那种小镇上，跟太太一句话也不讲就上床睡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还要坐很久的地铁进城，上班。

在大楼深处，但窗外是叫作涩谷、品川、西日暮里或者霞关这样美丽地名的地方。

